

也许，支撑我们坚强活下去的，仅仅是一个卑微的希望。

The Grapes of Wrath

# 愤怒的葡萄

[美]约翰·斯坦贝克 著 / 胡仲持 译



“影响世界的100本书”之一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·斯坦贝克传奇之作

普利策文学奖、美国国家图书奖不朽经典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 
太白文艺出版社

121.4:

The Grapes of Wrath

# 愤怒的葡萄

[美] 约翰·斯坦贝克 著

胡仲持 译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 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愤怒的葡萄 / (美) 约翰·斯坦贝克著; 胡仲持译

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513-1619-4

I. ①愤… II. ①约… ②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02604 号

愤怒的葡萄  
FENNU DE PUTAO

作 者 [美] 约翰·斯坦贝克

责任编辑 谢 天

封面设计  A BOOK STUDIO  
Design 1992802781

版式设计 王家栋

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海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 450 千字

印 张 15.75
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13-1619-4

定 价 58.00 元

.....  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

联系电话: 029-81206800

出版社地址: 西安市曲江新区登高路 1388 号 (邮编: 710061)

营销中心电话: 029-87277748 029-87217872

献给

卡罗尔

是他促成我写了这本书

献给

汤姆

他经历了书中的生活

六月过了一半，得克萨斯和墨西哥湾的天空中泛起了大块大块的云，高高的、含雨的浓云。田野上的人们抬起头来望着这些云，用鼻子闻一闻，伸出湿润的手指辨辨风势。天上飘着云的时候，田野上的马都有些慌张。浓云洒下几点雨，便匆匆忙忙地转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云飘走以后，天空又恢复了灰白色，太阳依旧像烈焰般照射着。只是尘埃中间雨点落到的地方有了一些凹穴，玉米上有了一些澄清的水珠。

一阵和风追随着雨云，把它们赶向北方，轻轻地吹动着正在干枯的玉米。一天过去了，风渐渐大了，但风势还很平稳，不是一阵阵的。大路上的尘埃飞扬起来，落在田边的野草上，落在附近的田地里。现在风更大了，刮着玉米地里雨后干结的地面。天空弥漫着尘土，越来越暗；风掠过大地，卷起尘土送往别处。风越刮越猛。雨后干结的地面裂了开来，田野上的尘土飞扬到空中，形成一道一道灰色的烟雾。玉米迎风扑打着叶片，发出了呼啦啦的干涩声响。最细的尘土现在已不落回大地，而是消失在逐渐变暗的天空中了。风越刮越猛，在石头底下吹过，卷起稻草和枯叶，甚至卷起小土块，在掠过田野的时候留下了它的踪迹。天空很昏暗，太阳已成了一团红光，空气中有一种刺人的阴冷感。夜里，风以更快的速度掠过地面；它在玉米的根脚间灵巧地掘着，玉米用它软弱了的叶子与风搏斗，直到根部被猛掀猛撬的风刮松了，于是每一根茎秆都横倒在地上，标志着风向。

黎明到来了，白昼却不露面。灰蒙蒙的天空出现了一轮红日，那是一个朦胧的红色圆盘，放射出微弱的光线，好似黄昏一般；再过些时候，阴暗的天色重新变成了一片漆黑，风在伏倒的玉米上呜呜地悲鸣。

男男女女都挤在自己的家里，出去的时候都在脸上扎了手帕盖住鼻子，还戴了风镜保护眼睛。

一到夜里更是漆黑一团，因为星光无法穿过尘沙照到地面，窗内的灯光甚至照不出院落。现在，尘沙和空气匀称地掺杂在一起，成了尘沙和空气的混合物了。家家户户都紧关着门窗，用布塞住了缝隙，然而细得连肉眼也看不出的尘沙还是会钻进来，像花粉一般停积在桌椅上和碟子上。人们从自己的肩膀上把尘土掸下来。门槛上也积聚着一行一行的尘沙。

夜半，风止了，地面平静下来。尘沙弥漫的空气起的隔音作用比雾还大。睡在床上的人听见风停了。他们是在大风平息之后醒来的。他们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在沉寂中凝神谛听。一会儿，鸡叫了，啼声也是沉闷闷的，人们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巴望着天亮。他们知道空中的尘沙得经过好久才能澄清。早上，尘沙像雾一般笼罩着，太阳红得像鲜血一样。尘沙整天像从天空中筛下来一样，到第二天还是往下筛落，给大地铺了一床平整的毯子。这尘沙落在玉米上，积在篱笆顶上，堆在电线上；它也落在屋顶上，覆盖在野草和树木上。

人们从家里出来，嗅到了热辣辣的刺鼻的空气，赶紧掩住了鼻子。孩子们也从家里出来，却不像雨后那样奔跑着或者叫喊着。男人们站在他们的篱笆旁边，看着受灾的玉米正迅速地干枯下去，只有少许绿意从尘沙的障翳下透出来。他们沉默着，不大动弹。妇女们从家里出来，站在自己的男人身边——悄悄窥测他们这回是否会完全泄了气。妇女们偷偷地打量着男人们的脸色，只要他们不气馁，玉米没有收成也不要紧。孩子们站在旁边，用光着的脚指头在尘沙上画着图，暗自留意大人们是否会泄气。孩子们窥探着大人们的面孔，又用脚趾小心地划着线条。马儿来到水槽边，用鼻子拨开水面的尘沙喝水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些呆望的男人的脸上失去了迷惘的神态，变得勇敢、愤怒，有应付困难的决心了。于是妇女们知道她们已经平安无事，男人们不会泄气了。她们问道，我们怎么办呢？男人们回答说，我不知道。但是问题已经解决了。妇女们知道问题已经解决了，那些呆望着的孩子也知道问题已经解决了。妇女们和孩子们都深深地知道，只要家里的男人挺得住，他们就再没有忍受不住的灾难了。妇女们走进屋去做活，孩子们开始玩耍，但是起初玩得很小心。这一天太阳升得越高，它的红色也褪得越多。强烈的阳光照射着尘沙覆盖的土地。男人们坐在自己的家门口；他们手里拿着小树枝和小石头，忙着在地上写算。男人们静静地坐在那里——想着——算着。

## 第二章

一辆巨大的红色运货汽车停在路旁一家小酒铺门前。立式的排气管噗噗地响着，从车尾冒出一股几乎看不见的青烟。这是一辆闪亮的红色新汽车，两旁漆着几个十二英寸<sup>①</sup>见方的大字——“俄克拉何马城<sup>②</sup>运输公司”。汽车上的双轮胎是崭新的，后边大车门的搭扣上显眼地套着一把铜挂锁。那家装着铁纱门的酒铺里，有一架收音机奏着柔和的舞曲，声音已经照没有人听那样拨小了。大门顶上的一个圆洞里，有一架换气的小风扇静静地转着，苍蝇在门窗外急躁地飞着，扑打着门上的铁纱。酒店里面只有一个男人，也就是那个货车司机，他坐在一张圆凳上，胳膊肘放在柜台上，从咖啡杯上抬头望着那清瘦而又孤独的女招待。他跟她谈着一些得体的、无聊的闲话。“我在三个月以前看见过他。他动了一次手术。割掉了一点儿东西。割掉的是什么，我记不得了。”于是她说：“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离现在好像还不到一个星期。那时候他看上去身体还很好。他只要不喝醉，倒是个很不错的家伙。”苍蝇不时地在铁纱门外嗡嗡地叫。咖啡壶喷着蒸气，女招待连看也不看，便伸手到背后，把它关掉了。

外边，一个沿着公路边走路的男人穿过公路，向汽车走来。他慢腾腾地走到汽车前面，把手放在锃亮的挡泥板上，朝挡风玻璃上“不准搭车”

<sup>①</sup> 英美制长度单位，1英寸=2.54厘米。

<sup>②</sup> 俄克拉何马州首府。

的字条看了一眼。他刚想顺着大路继续往前走，但略一踌躇，终于在背着酒铺那一边的踏板上坐了下来。他还不到三十岁。他的两眼是深褐色的，略微带有几分棕黄色。他的颧骨又高又阔，一道道很深的皱纹顺着脸颊而下，在嘴边弯成了弧形。他的上唇很长，两瓣嘴唇为了盖住他的龅牙，绷得很紧，因此他的嘴老是紧闭着。他的一双手很结实，长着粗大的指头和蛤壳似的又厚又拱的指甲。虎口和手掌都长着亮闪闪的老茧。

这人穿着一身新衣服——全是廉价而又崭新的。他那灰色的鸭舌帽很新，连帽舌都还硬挺挺的，纽扣也没有掉，并不像做过一阵各种用途——如代替口袋、毛巾、手帕等等之后的便帽那样走了样子，变得胀鼓鼓的。他的衣服是廉价的灰色粗布做的，还新得很，裤子上还留着折痕。他那件蓝条纹布衬衫是有衬料的，又挺括又光滑。他的上装太大，裤子太短，因为他是个高个子。上装的托肩耷拉在他的胳膊上，尽管这样，袖子还是太短，上装的前襟还是松松地在他的肚子上摆荡。他穿着一双名叫“军用式”的棕黄色新皮鞋，鞋底钉满了平头钉，还有蹄铁似的两个半圆形的后掌保护鞋跟，免得磨损。这人坐在踏板上，脱下他的帽子来揩脸。揩好脸，他又把帽子戴上，帽舌拉了几次，已开始走样了。他的两脚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俯下身去，解松了鞋带，再也不把鞋带头系好。在他头上，柴油机的排气管噗噗地响着，急急地喷出一股股青烟。

酒铺里的音乐停了，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广播，但是女招待却没有另换节目，因为她并不知道音乐已经停了。她的指头已在耳朵底下摸到了一个小疙瘩。她想在柜台后面的镜子里照一照那疙瘩，但又不想让那货车司机看见，因此她就假装拢一拢头发。货车司机说：“在肖尼<sup>①</sup>举办了一个大舞会。我听说打死了一个人什么的。你有听见什么消息吗？”“没听说。”女招待说着，用指头轻轻抚摸着耳朵底下那个小疙瘩。

外面，那个坐着的人站起来，从货车的车头上方向这边望了一望，仔细地看了一会儿酒店。然后他又在踏板上坐下，从旁边的口袋里掏出

<sup>①</sup> 俄克拉何马州中部城市。



一袋烟草和一叠卷烟纸来。他慢慢地、熟练地搓好烟卷，仔细察看了一番，把它摩挲平整。最后他把烟卷点着，把燃着的火柴插进脚下的尘土里。这时已近中午，太阳逐渐照入货车的阴影里了。

货车司机在酒店里付了账，把找回的两个镍币放进吃角子老虎机<sup>①</sup>里。转筒转了几下，他落了空。“他们耍了花招，你反正赢不到钱。”他向女招待说。

她回答道：“不到两个钟头前，有个家伙得了头彩。他得了三块八呢——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他把铁纱门稍微推开了一点儿。“一个星期到十天，”他说，“得到塔尔萨去一趟，我回来总没有我希望的那么快。”

她含怒说：“别把苍蝇放进来。要么就出去，要么就进来。”

“再见。”他说着，就推门出去了，铁纱门砰的一声在他背后关上了。他在阳光里站着，剥去一块口香糖的包装纸。他是一个粗壮的汉子，肩膀很宽，肚子很胖。他的脸色很红，一双蓝眼睛由于在强烈的阳光下经常眯缝着，已成了两条长长的细缝。他穿着军装裤和结带的高筒靴。他把那块口香糖放到嘴边，隔着铁纱门喊道：“你可别干什么见不得我的事呀。”女招待已经转身向着后面墙上的一面镜子。她嘟嘟囔囔地回答了一声。货车司机慢慢地吃着那块口香糖，每咬一口，下巴带嘴唇都张得很大。他向那辆红色大货车走去，一路上嚼着口香糖，还把它卷在舌头底下。

那个想搭乘货车的徒步旅行者站起来，隔着车窗望着他。“能让我搭一段车吗，先生？”

司机迅速地回头向酒店那边望了一下。“你没看见挡风玻璃上贴的‘不准搭车’的字条吗？”

“当然看见了。可是好人总是好人，尽管有钱的杂种让他在车上贴了字条，他照样肯帮忙。”

<sup>①</sup> 吃角子老虎机是一种无人管理的赌具。

司机慢腾腾地钻进卡车，心中琢磨着这句答话的内容。他要是当场拒绝，那么他就不但不是个好人，而且甘受压迫，因为在车上贴了字条而得不到人做伴。要是他让那个家伙搭了车，他自然成了好人，而且还不是哪个有钱的杂种能任意摆布的。他知道他中了圈套，可是想不出应付的办法。他是要做一个好人的。他又向那酒店膘了一眼。“在踏板上蹲下，到前面拐了弯再说。”他说。

搭车的人蹲下身子，紧攥着车门把。发动机隆隆地一阵响，排挡咔嚓一声推了上去，大货车就开动了，头挡、二挡、三挡，然后在加快速度的呜呜声中推到了四挡。公路在那紧攥着车门的人脚下飞快地掠过，使他头昏眼花。朝第一个拐角走了一英里<sup>①</sup>路，货车逐渐放慢了速度。搭车的人站起来，轻轻打开车门，溜到座位上。司机眯缝着眼睛，掉过头来望着他。他嚼口香糖的样子，就像思想和印象都先经过他的嘴加以挑选和安排，然后才按着次序装进脑子一般。他的眼光先落在那顶新帽子上，然后顺着新衣服移到新鞋上。搭车的人舒适地靠在座位上蠕动着背部，脱下帽子，拿它揩着流汗的额头和下巴。“谢谢你，伙计，”他说，“我这两只脚丫子跑累了。”

“新鞋。”司机说。他的声音也像他的眼睛一样，有点儿鬼鬼祟祟，像在探索什么似的。“大热天，你不该穿着新皮鞋走路。”

搭车的人低下头来，望着那双沾满尘土的黄皮鞋。“没有别的鞋了，”他说，“没有别的，就只好穿这一双。”

司机识时务地眯着眼向前望着，把汽车速度加快了一些。“出远门吗？”

“嗯——嗯！要不是我这两只脚累了，我倒是想走着去的。”

司机的问话都含有盘问的语气。他好像用那些问话撒下网，设好圈套似的。“找工作吧？”他问。

<sup>①</sup> 英美制长度单位，1英里=1.609 344千米。

“不，我老爹有块地，四十英亩<sup>①</sup>。他是个分益佃农<sup>②</sup>，可是我们在那儿已经很久了。”

司机向大路两边的田野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，田里的玉米都横倒了，上面堆积着沙土。从尘沙覆盖的土壤里露出小块的燧石。司机仿佛自言自语似的说道：“四十英亩地的佃农，他没被沙土赶走，也没被拖拉机赶走吗？”

“的确我近来没得到音信。”搭车的人说。

“好久了吧？”司机说。一只蜜蜂飞进了驾驶台，在挡风玻璃后面嗡嗡地叫。司机伸手把那只蜜蜂小心地赶进一股气流，让它顺风吹出了窗外。“佃农离家出走的现在越来越多了，”他说，“一台拖拉机就能撵跑十家。现在到处都是拖拉机，它闯进来把佃农一个个撵跑。你家老头儿怎么还顶得住呢？”他的舌头和牙床又忙着嚼起那块已被遗忘的口香糖来，把它翻来覆去嚼了一阵。每次开口，都看得出他的舌尖在顶着口香糖翻身。

“噢，近来我没听到音信。我从来不写信，我老爹也一样。”他连忙补充一句，“可是只要我们肯写，倒是都能写信的。”

“一向干着活儿吧？”又是那种鬼鬼祟祟想打听什么却又装得漫不经心的口气。他望着外面的田野，望着闪着微光的空气，把口香糖送到腮的一边，向窗外吐了一口唾沫。

“当然啦。”搭车的人说。

“我也是这么想。我看了你的手，准是使大镐、斧头或是大锤什么的，这样你的手上就会发亮。我留意这一类小事情，还因此觉得自豪呢。”

搭车的人定睛望着他。汽车的轮胎在公路上歌唱。“要不要知道些别的事情？我告诉你就是了，你用不着猜。”

“别冒火。我并没有要打听别人私事的意思。”

“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。我没什么要隐瞒的。”

<sup>①</sup> 英美制面积单位，1英亩=4046.864 798平方米。

<sup>②</sup> 指耕种地主土地并与之收益分成的农民。

“别冒火。我不过喜欢留心一些小事情，消遣消遣。”

“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。我叫乔德，汤姆·乔德。老头儿就是老汤姆·乔德。”他的眼睛盯着司机出神。

“别冒火。我并没安坏心眼儿。”

“我也没安坏心眼儿，”乔德说，“我只求咱们河水不犯井水。”他住了嘴，望着外面干旱的田野，望着骄阳肆虐的远处一丛丛不自在地垂着枝条的干旱的树。他从旁边的口袋里取出了烟草和卷纸。他在两膝之间把纸烟卷好，因为风吹不到那里。

司机像牛一样有节奏地、若有所思地咀嚼着。他在等待前面这段谈话引起的不快全部消失并被忘掉。后来气氛仿佛缓和了，他才说道：“没当过司机的人不会知道干这一行的苦处。老板不准我们让人搭车，我们就只好干坐在这里一个劲儿开着车，除非像我现在这样，为了你冒着丢掉饭碗的危险。”

“我领你的情。”乔德说。

“我认识一些家伙在开车的时候干着古怪的事儿。我记得有个家伙常常作诗消遣。”他悄悄地转过眼来，看看乔德是否感兴趣，是否吃惊。乔德沉默不语，只是顺着公路凝视着前面远处，这条白色公路有点儿起伏不平，像是陆地上的浪涛。司机终于继续说道：“我还记得这家伙的一首诗。诗里写他和另外两个家伙游历世界，到处饮酒作乐，胡作非为。可惜我背不出全诗。这家伙在诗里有些字句，连老天爷都不会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有一部分好像是这样说的：‘我们在那里看见一个黑黑的小子，他的鼻子大于象的呼吸器和鲸的喷水器。’呼吸器也就是鼻子，长在象身上就是象鼻子。这家伙还把字典翻给我看。这字典他老是随身带着的，每逢他打尖吃咖啡点心，他总要翻开字典来看看。”他说了那么多话感到无聊，便停住了。他那隐秘的眼光又转到他的搭车客身上。乔德始终沉默着。司机烦躁地一心要迫使他参加谈话。“你见过说这种莫名其妙的话的人没有？”

“牧师。”乔德说。

“噢，你听到一个家伙说这种莫名其妙的话，总是要生气的。当然，

牧师说这种话倒没什么，因为谁也不会挑牧师的错儿。可是这家伙却有趣得很。他说出那些莫名其妙的话，你听了满不在乎，因为他只不过随便说着玩玩罢了。他并不装腔作势。”司机安心了。他知道至少乔德在用心听。他狠狠地扭转方向盘，让大货车转过了路上的一个弯，车胎噍地尖叫了一声。“我刚才说过，”他接下去说，“开车的人常干怪事。他非那么干不行。车一开，路在底下老是往后退，简直叫人发疯。有人说过，当司机的老爱吃——一路上每逢有小吃店的站头，就要吃东西。”

“真像在那儿住家似的。”乔德附和着说。

“他们准在那儿歇歇脚，不一定要吃。他们根本不饿。只不过赶路赶得厌烦了——厌烦了。只有站头上可以停车，你停下来，就得买些东西，才好跟柜台上的美人儿聊聊天，调调情。所以你喝一杯咖啡，吃一块饼子，总算可以休息一会儿。”他慢慢地嚼着口香糖，又用舌头把它翻转来。

“想必够呛。”乔德随便说了这一句。

司机迅速地瞥了他一眼，要找些讽刺的话题。“唉，他妈的，这可不是轻松的事呢，”他急躁地说，“看起来倒容易，只不过坐定在这儿，过那么八个钟头，也许十个或者十四个钟头。可是路程叫人闷极了。他总得干些什么事儿才行。有人唱唱歌，有人吹吹口哨。公司是不准我们带收音机的。少数几个人带着一瓶酒，可是这种人干不长。”最后一句他说得很得意，“我非等开完了车喝酒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乔德问道。

“真的！人总得求上进。瞧，我在打算选修函授学校的一门课程。机械工程。这很容易，只消在家里把浅显的几样功课研究研究就行了。我在盘算这事情。等学好了，我就不必再开汽车，那时候，我就要叫别人来开车了。”

乔德从他那上衣旁边的袋里拿出一瓶威士忌来。“你当然是一滴也不肯喝的咯？”他的声音是带着嘲弄意味的。

“不，发誓不喝。我是决不肯沾的。谁想像我那样，打算用功，就不能老喝酒。”

乔德拔掉了瓶塞，急忙咽了两口，又把瓶子塞好，放回他的袋里。

浓烈的威士忌的香气充满了驾驶台。“你的兴头真大，”乔德说，“怎么回事——是有了姑娘了吗？”

“唔，对了。不过我反正得求上进。我训练我的脑子已经很久了。”

威士忌似乎提起了乔德的兴致。他又卷了一支香烟，点着了。“我往前走不了多远就可以下车了。”他说。

司机急忙说下去。“我一口酒也不用喝，”他说，“我一直在训练我的脑子。两年前我就下这番功夫了。”他用右手拍一拍方向盘，“比如我在路上从一个人旁边经过，我看他一眼，等我过去之后，我就要记住他的一切：衣服怎样，鞋子怎样，帽子怎样，走路的姿势怎样，甚至多么高，体重该有多少，脸上有没有疤等等。我记得挺清楚。我能在脑子里绘出一幅图来。有时我心里还想学一门课程，做个指纹专家。一个人能记住那么多事情，真会叫你吃惊。”

乔德就着酒瓶急忙喝了一口酒。他在那支已经松开的烟卷上最后抽了一口，用长着老茧的大拇指和食指拧熄了烧得红红的烟头。他把烟蒂搓成一团，拿到窗外，让微风把烟蒂从他手指上吹掉。巨大的轮胎在路面上发出了高亢的嘘嘘的响声。乔德一路上只顾定睛望着外面，他那双不动声色的深褐眼睛显出了很感兴趣的神情。司机等了一会儿，转过头去，不自在地斜瞟了一眼。乔德那很长的上嘴唇从牙齿上掀了起来，他暗自咯咯地笑着，笑得胸脯都抖动了。“你费了老大功夫才弄清楚呢，朋友。”

司机没有转过头来看。“弄清楚什么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乔德先伸长了嘴唇，把两排长牙齿紧紧地盖住了一会儿，然后他像狗一样舔着嘴唇，一次向左，一次向右，舔了两下。他的声音变得粗犷起来了。“你明白我的意思，我初上车的时候，你就把我周身打量了一番。我看见了的。”司机直直地望着前面，抓紧了方向盘，紧得连手掌旁边的肉都鼓了起来，手背也发白了。乔德继续说道：“你知道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。”司机沉默着。“对不对？”乔德又追问道。

“唔——是的。也许是吧。可是这跟我不相干，我只管我自己的事情。这不关我的事。”现在他不由自主地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。“我并不爱管别人的闲事。”忽然间，他又住了口，等着对方说话。他的手按

在方向盘上，还是铁青的。一只蚱蜢蹦进窗子，落在仪表板顶上，坐在那里，开始用两只弯成大角的腿搔着翅膀。乔德伸过手去，用手指掐碎了它那硬邦邦的脑袋，让它在窗外顺着风势飘去。当他从指尖上弄掉这虫儿的残肢的时候，他又咯咯地笑了。“你看错我了，先生。”他说道，“不瞒你说，我在麦卡莱斯特坐过牢，在那儿待了四年。这些衣服是我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给我的。让人家知道，我也不在乎。我要上我老爹那儿去，省得为了找工作，还要向人撒谎。”

司机说：“哦——这不关我的事。我不是爱管闲事的人。”

“见鬼，亏你还说不爱管闲事，”乔德说，“你这大鼻子一直伸到你面前八英里以外去了。你拿这大鼻子盯住了我打量，就跟菜园里的羊一样。”

司机的脸色紧张起来。“你把我全估计错了——”他有气无力地说。

乔德对他笑了一阵。“你是个好人。你让我搭了车。哦，真见鬼！我坐过牢。那又怎样！你想知道我为了什么事坐牢，是不是？”

“这不关我的事。”

“你除了开这破车什么都不管，你就只干这点儿事吧。喂，你瞧。前面那条路你看见了吗？”

“看见了。”

“我就在那儿下车，我知道你一定急着想知道我做过什么事。我也不是个叫你失望的人。”汽车发动机洪亮的声音低沉下去，车胎的响声也降低了。乔德掏出他的酒瓶来，匆匆地又喝了一口。货车在一条土路和公路直角交叉的地方，缓缓地停住了。乔德走下车，站在司机台的窗边。立式排气管冒出不容易看出的青烟来。乔德向司机侧过身去。“凶杀罪。”他迅速地说，“这个词儿不好懂，就是说我杀了一个人。判了七年。因为我在牢里不喝酒，只坐了四年，就释放了。”

司机的眼光溜到乔德的脸上，要把它记在心里。“你这件事我根本没向你打听过，”他说，“我只管我自己的事。”

“从这儿到特克索拉，每到一站头，你不妨把这桩事说给人家听。”乔德笑眯眯地说，“再会，朋友。你是个好人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你自己

坐过一回牢，才能猜出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问题。你刚一开口，自己就露了马脚了。”他用手掌拍了拍金属车门。“谢谢你让我搭车。”他说道，“再会。”他转身走上了那条土路。

司机在他后面定睛看了一会儿，随后喊道：“祝你好运！”乔德挥一挥手，没有回头。随后发动机又吼起来，排挡咔嗒地响了一声，那辆红色大货车又沉甸甸地开走了。



### 第三章

混凝土的公路两旁是一片乱七八糟的枯草，落在草梢上的燕麦须免不了粘在狗身上，狐尾草免不了缠住马蹄的距毛，苜蓿的芒刺免不了粘住羊身上的毛。沉睡着的生命等候着传播和扩散，每一粒种子都有传播的装备，比如螺旋形的箭头，利用风力的降落伞，以及小标枪和小刺棘球之类的东西，都在那里等候着动物，等候着风，等候着男人的裤脚或是女人的裙子。一切都是被动的，却都有活动的装备，具有原始的活力。

阳光照射在草地上，草地暖洋洋的，草的阴影里有各种昆虫在活动，蚂蚁和蚁狮忙着布置捕捉昆虫的陷阱，蚱蜢向空中跳起，轻轻地拍一拍翅儿，潮虫用许多细脚像狃狃一般慢腾腾地踱步。路边的草上有一只陆龟在爬行，不知怎的转向一边，拖着它那隆起的甲壳在草上走着。它那粗硬的腿和长着黄瓜的脚吃力地从草丛中缓缓穿过，并不是真正在走，而是一路在推着和拖着它的甲壳前进。大麦须从它的甲壳上溜下来，苜蓿的芒刺落到它身上，又滚到地下。它那角状的尖嘴微微张着，一双凶狠而可笑的眼睛在指甲般的额头下直直地望着前方。它爬过草地，在后面留下一条踩过的路迹，小山似的路坎却高耸在它的前面。它停了一会儿，高高地仰起头来，眨眨眼睛，上下看了看。后来它终于开始攀登路坎了，有爪的两只前脚向前伸去，可是还够不着。两只后脚使劲把甲壳往前拱，甲壳便蹭着草，蹭着石子向前推进。路坎越来越陡，陆龟也越来越拼命加紧使劲。它那两条撑着身子前进的后腿紧张地爬着，爬几步又往下滑，勉强把甲壳往上推，脖子有多长，那角状的头便伸出多长。